

Romance小说館001



ROMANCE

馆 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绾情/洁尘著. —阿图什: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

出版社, 2004.1

(罗曼史小说馆. 第 1 辑/赵小丹主编)

ISBN 7 - 5374 - 0491 - 7

I . 缙… II . 洁…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27098 号

丛书名	罗曼史小说馆(第一辑)
主编	赵小丹
本册书名	绾情
作者	洁尘
出版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
发行	新疆电子出版社
印刷	新疆新华书店
开本	北京东升印刷厂
印张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6.5
版次	101 千字
印数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书号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数	1—5000
定价	ISBN 7 - 5374 - 0491 - 7
	120.00 元(全 8 册)





序　　言

漆黑的镜子中是一张雪白的脸。

透过脸上那双黑幽幽的深洞，我看到自己血红的心，和青色的泪。

我的手指轻轻掠过耳际，绾起第一缕秀发，黑色而柔软的触感，丝滑而冰凉，将之绾住，盘绕成结，我所有的梦想就此终结。

我的手指绾起第二缕秀发，微湿的黑亮，那是一夜的泪水沾成。将之绾起，盘绕成结，我所有的快乐就此终结。

我的手指绾起第三缕秀发，不是黑色，是鬓边的一束苍白，忧愁所致，青丝染霜。将之绾起，盘绕成结，我所有的痴情就此终结。

黑色的发带将长发绾紧，束于顶髻，我冷傲地看着镜中的自己，微笑着发下重誓：从今起，所有的爱情都与我无缘，如违此誓，天地罚咒，人神共灭！

绾
情



1

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习惯早起，习惯做早饭，收拾家务，习惯让自己成为一个酷似家庭主妇的女人。尽管我只有二十四岁，尽管我还没有结婚，尽管我所有的付出都显得沉闷而单调，但我依然乐此不疲。我想，这或许就是，爱的力量。

“咝——”一团圆圆的鸡蛋下了锅，我用铲子不停地翻煎着，一边留意着厨房微波炉顶上的闹钟，时间指示为：六点三十分。

桌上烤好的面包和热好的小米粥都是温温的，还散发着香气。晨报已经从门口的报箱内取回，放在桌上。我把一切都布置好后，解下围裙走进卧室，在床上酣然沉睡的人并未有苏醒的迹象，我轻轻掀开被子的一角，拍着她的脸颊低声呼唤：“晓晓，起床吃饭！懒虫！”

晓晓翻了个身，嘴巴里咕哝了一声，可能是不满意地我来打扰她的甜梦，将被子蒙在头上继续大睡。我直起身，见她确实没有起床的意思，就从床头拿过来一个闹钟，顺手拧响，尖锐刺耳的铃声伴着冰冷的钟体都被我一



股脑儿地塞进她的被窝中，然后我就头也不回地走出卧室，重新走进厨房。

一分钟后的睡眼朦胧的晓晓打着哈欠坐在我旁边的位子上，手里还抱着那个闹钟，满脸的睡意，眼睛尚不能完全睁开，看样子神志依然不清醒。她用手背揉揉眼皮，胡乱地往桌上扫了一眼，含糊不清地问我：“怎么没有咸菜？”

我把小米粥推到她面前，说：“咸菜昨天都吃完了，谁让你把咸菜当零食，一个下午就吃光了五包！那本来是买给你一星期的定量。现在只有等到我下午去超市再给你买了，这粥里我给你放了点咸盐，将就着喝吧。”

她咧开嘴一笑：“我昨天太无聊了嘛，那个电视又超好看，我看着电视没零食吃，只有吃咸菜咯。”

我忍俊不禁：“什么电视那么好看？好看到要你吃咸菜助兴？”

她低头喝了一口粥，顺手抓起一片面包，虽然满嘴都是吃的，但还是努力说出了片名：“《情深深·雨蒙蒙》。”

我含在嘴里的粥差点喷了出来，哭笑不得地反问：“那种无聊的片子你居然也看得下去？”

她反而很理直气壮地回答：“就是因为片子无聊，所

缩
情



以我才无聊，就是因为我无聊，所以只有吃咸菜。”

我朝天翻了个白眼，简直对她的怪论断无言以对。

我吃饭一向很快，吃完就先一步去收拾碗筷，晓晓边吃边看报纸，还不时地像发现大新闻一样向我发布诸多的新闻头条：“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说坚决不交出本·拉登，美国表示不会再与塔利班浪费时间。英国有媒体报道说，美英双军会在 48 小时内对阿富汗正式发动攻击。”“哗啦哗啦”的翻报纸声音响起，又听到她换了一版念：“琼瑶阿姨宝刀不老，言情戏再创收视新高。”然后又是翻报纸的声音：“中国足球队客场 1:0 胜阿联酋，一只脚已经迈进世界杯。”

我没有仔细听她究竟在念什么，只是喜欢她念报纸的声音和那份热情。以我对她的了解来看，她好像天生对很多东西都有热情，但是缺乏持久性，对一件事物的喜爱关注程度很难超过三个月的时间。但她现在居然可以做一名美术教师，也算是她性格中的一个病变吧？她看完报纸去卫生间梳洗打扮，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我聊天：

“你今天还要去学校吗？”

“是的。”我把声音提高，好让她听得到。

“那你回来的时候可不可以给我带一瓶洗发水？就



要你用的这种，BODYCOLOGY，我发现你这个牌子去头屑很管用。”

“I SEE 了。”我把筷子都插进筷桶。

“嗯——还有，周六我要去买个新画夹，你陪我去好吗？”

“行。”所有的饭碗碟子也都放进了厨柜，我还在低头擦拭灶台上的灰尘剩水，晓晓忽然在身后对我说：“嗯，周六晚上阿明说要请你吃饭。”

我的身子在这一刹那忽然不听使唤地僵硬，本来马上就要转过来的身子还是保持着背立的姿势，停顿了大约也就三秒钟的时间，我听到自己故作轻松地回答：“算了吧，还是你自己和他去吧，不要让我做你们的电灯泡。”

“可是，阿明特意点明这次是专门请你吃饭。”晓晓似乎很为难。

我慢慢转过身，看着她的眼睛，问：“为什么要请我？”

晓晓热切地回答：“因为你是我的室友，又是我最好的朋友啊，我还从来没有把你和阿明互相介绍一下呢。”

我的嘴角不自觉地划出一丝冷笑，我可以猜想得到这一丝笑容有多么艰涩，令人费解。

“不必了，”我淡淡地说，“阿明是你的男朋友，而我是

缩
情



你的室友，我们其实并没有任何见面的必要。如果可能，我……”我没有说下去，摘下手上的塑胶手套，到水台边去洗手。

“什么？”晓晓固执地在身后问我，“如果可能，你怎么？”

我故意将水柄旋大，企图用水流的嘈杂声掩去我话语中的满腔愤恨和嫉妒：“如果可能，我希望一辈子都不要和他碰面！”

我再次转过身来，晓晓还是站在那里，一脸茫然地看着我，问道：“为什么？”

我的手还在滴水，一滴一滴的，像我心中的泪，但我强笑着，倚靠在灶台边，像对一个三岁的孩童时说话的口气告诉她我所能说出的答案：“没有为什么，人和人之间，不见得都很有缘，都能共处。”

“但是阿明是很好相处的人。”晓晓为心上人辩解。

“别为难我，晓晓，”我用尽全身的力气让自己可以心平气和地打断她接下来可能会变得太甜蜜的道白，“我有预感，我和阿明不会成为好朋友的，如果我们见面了，可能会对你不利，所以你还是放弃让我们成为朋友的努力吧。”我一指闹钟，“你看，已经七点了，如果你再不去赶



车,上班就要迟到了。”

她“啊呀”一声,转身跑回卧室去找换穿的衣服,不再纠缠于刚才的话题。

我在厨房中长出一口气,不知为什么,身心突然觉得很乏累,好像刚和自己打过一场大仗,而庆幸的是,战况的结果是:我赢了。这样的仗每天我都在打,不知道要打到哪一天,当我顶不住了,输了,会是什么样子的?



从没有人知道我是一个怎样脆弱的人,即使是最亲近的人都会认为我是坚强的,独立的。任何人都没有看过我的眼泪,包括我的父母。记忆中惟一的一次哭泣是在网上,对着屏幕,我打下了一串无声的数字:5555555555~ ~

“你来了。”杨医生微笑着迎接我。
“我今天似乎感觉很不好。”我说着就脱下大衣,平躺在躺椅上,轻吐一口气:“可以开始了。”

她就坐在我旁边,手里同以往一样拿着纸笔,淡淡地问我:“从早上起来到现在,你都做了什么,请按照时间顺

编
情



序说一遍。”

于是我机械地复述：“早上六点整我起床，和以前一样给我和晓晓做早餐，早上六点三十分我把她叫起来一起吃饭，七点整送她出门，八点整我出门，到学校后一直在练琴，中午在食堂吃了一顿饭，下午继续练琴，四点结束，到学校外面的超市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就到您这里来了。”

杨医生低着头记录，记录得很仔细，我觉得干她这一行很无聊也很有趣，总是在听别人讲述那些一般人听不到的隐私，不知道听多了之后会不会觉得厌倦？我一直认为心理医生扮演的角色有点类似于安慰天使，不能起到根本解决问题的作用。比如说：你失业了，对生活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到了心理医生这里，他也不能给你解决工作，只是给你一些简单的建议，讲一些人人都会说的大道理，当你装着满肚子的阳光灿烂离开后，外面还是那样一个世界，你会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似乎他所为你营造出来的所有的坚强和自信都不过是个最脆弱的泡沫而已。

我胡思乱想着，杨医生忽然从纸夹中抬起头，推推鼻梁上的眼镜，和蔼地问我：“那么在这一天之中有没有什



么事或是什么人,什么话曾经引起你的不安或是不快呢?”

我的眼直视着天花板,大脑似乎在飞速地运转,近乎过片一样的倒退式回忆,一直退到今天早晨,在厨房里的一幕,于是我说:“晓晓曾经对我说,她的男朋友要请我吃饭。”

“哦,那你怎么回答的?”

我的表情一定是木木的,傻傻的,因为我都感觉不到自己脸上的肌肉被牵动,“我说,我有预感,不会和他的男朋友成为好朋友,如果我们见面了,反而会对她不利。”

“那么,”杨医生一边记录一边漫不经心地继续问道:“你认为这是你的心真话吗?”

我想了想,摇摇头:“或许只是一部分吧,起码不是全部的心真话。”

杨医生再度抬起头问我:“如果你可以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她,你会对她说什么?”

我眨着眼,刻意地想看清天花板上那块混浊的污渍到底是什么,我用手指上去,问:“杨医生,你的天花板上似乎有块蜘蛛网。”

“是的,蜘蛛网就像心中的顽结,如果不去扫除,就会

缩
情



永远留在那里，积久成疾。”杨医生缓缓道来，好像此刻的她并不是一个心理医生，而是一个得道的高僧。但是她的这种语气让我很不安，偏过头来，我对视着她的眼睛——很直白的眼神，与我默默相对，虽然没有逼人的锋芒，却令你无法隐藏自己的心事。于是我轻轻一叹，只有继续刚才的话题，重新思考，试图作答：“我想说什么呢？当时我想说什么来着呢？”我自言自语，有点像个失忆症患者，嗫嚅了很久，我停止了嘴唇的翕动，忽然挑着唇角淡淡一笑：“我其实是想说，如果我和明仔见了面，我们会成为敌人。”

“为什么他会成为你的敌人？”杨医生逼问一句。

我深吸一口气：“因为从他追求晓晓开始，就已经是我的情敌了。”



大部分时候我都不喜欢现实生活，幸亏这个世界发明了网络，才让我可以知道将自己隐藏在屏幕之后的感觉是多么的安全。

编

情



从杨医生的诊所出来，漫步在街道上，天还没有黑下来，街道上熙熙攘攘的行人也不少。人大概都有过这种感觉，走在人群中反而会觉得特别的孤独和寂寞。不止因为周围所有的人都不是你认得的，还因为那种感情的疏离，心灵的疏离，即使是再亲密的身体接触都无法达到一种共融的境界。这就会使你迫切地想逃开，逃到一个令自己认为安全的地方，然后蜷缩着躲起来，所有的伤心饮泣，所有的狂哭高歌都会变得无拘无束，酣畅淋漓，而不用像现在这样，一刀一刀割着自己的心的同时，还要害怕被别人看见自己在淌血，遮遮掩掩，装模作样，虚伪得很。

走回家中，晓晓还没有回来，把东西都放进冰箱后，我打开电脑上网，这是我每天回家后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果然，在邮箱中，已经有一封信静静地躺在那里等我了。对方用的是行楷的字体，所以整封信看上去的感觉也是潇洒自若，如沐春风：

“今天我买到了《天堂电影院》的原声 CD，你可以想象我当时兴奋的心情，Ennio Morricone 的配乐的确称得上是经典，我特意把 CD 中爱情主题的那一段做成了 MP3，随信一起发给你，希望你能同我一起分享这份感动。另外，

馆
情



你上次说到弹肖邦的曲子的最大难度在于内涵而非技巧,我深有同感。比如《雨滴》那一首,大部分人认为应把左手与右手的轻重关系作为练习重点,其实过多的注意了技巧后会忽视这首作品中肖邦真正想表达的深意。那种淡淡的忧伤,直没心底,好像整颗心都会被雨滴般的琴声打痛。 爱肖”

看完信,我点击了随信而来的音乐附件,顺手拉开身边的窗户,秋夜的冷风一下子灌了进来,随着凄怨的小提琴声霎时便充满了我整个心房。这是爱情主题吗?我愣愣地听,爱情应该是这样的吗?如此的哀愁与无奈,充满了回忆般的伤感,这似乎应该叫“失恋”更恰当。

听着听着,我的视线开始有些模糊,看不清外面的风景。抬手伸出窗外,手上立刻接收到一滴冰冷的雨水,原来是下雨了。于是我突然想起早上晓晓出门时似乎没有带伞。看看墙上的时钟,已经是六点一刻,她还没有回来,毫无疑问,她一定是留连于那个男人的怀抱中了。我本来准备去橱柜给她找伞的,但是一想到她如小鸟依人般依偎在别人身旁的情景,我就心如刀割,突然很报复地想不去管她的死活。反正她真的也死不了,顶多是淋几滴雨而已,自然有她重视的人为她心疼,我又何必多此一



举？

关上窗户，我坐到窗下的钢琴旁，信手弹着刚才听到的《天堂影院》中的主题音乐。这也是我最喜欢的影视配乐之一。音乐不止是美妙的，很多时候近乎于神奇，它能够牢牢地抓住人心，带着你的灵魂和感情无障碍地随意穿梭于天堂和地狱。不能想象，只是几个音符而已，就可以阐述人生，剖析情感，触摸到心灵深处最柔软的那块地方，那甚至是我们连最亲近的朋友或亲人都不能接触到的，但是，音乐可以。

练琴的时间是很快的，当我再次抬头看表时，时针已经是指向了“8”，看来她今晚是决意要在外面玩个通宵的了。有时候，一种孤独感突然袭上心头，没由来地人会变得很消沉，什么情绪都会变得低落，然后就想一个人静静地坐着，最好任何人都不要来打搅。

打开电视，荧屏上除了腻腻歪歪的言情戏就是乒乒乓乓的武打戏，再不然就是老生常谈，一天要念上十八遍的无聊广告，没有任何值得眼睛和手指可以同时停留驻足的地方。于是我也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晓晓会看电视看得乏味到要加咸菜作为收视的辅助零食，不过也难为她居然能就着咸菜把这些烂片子看完。

缩
情